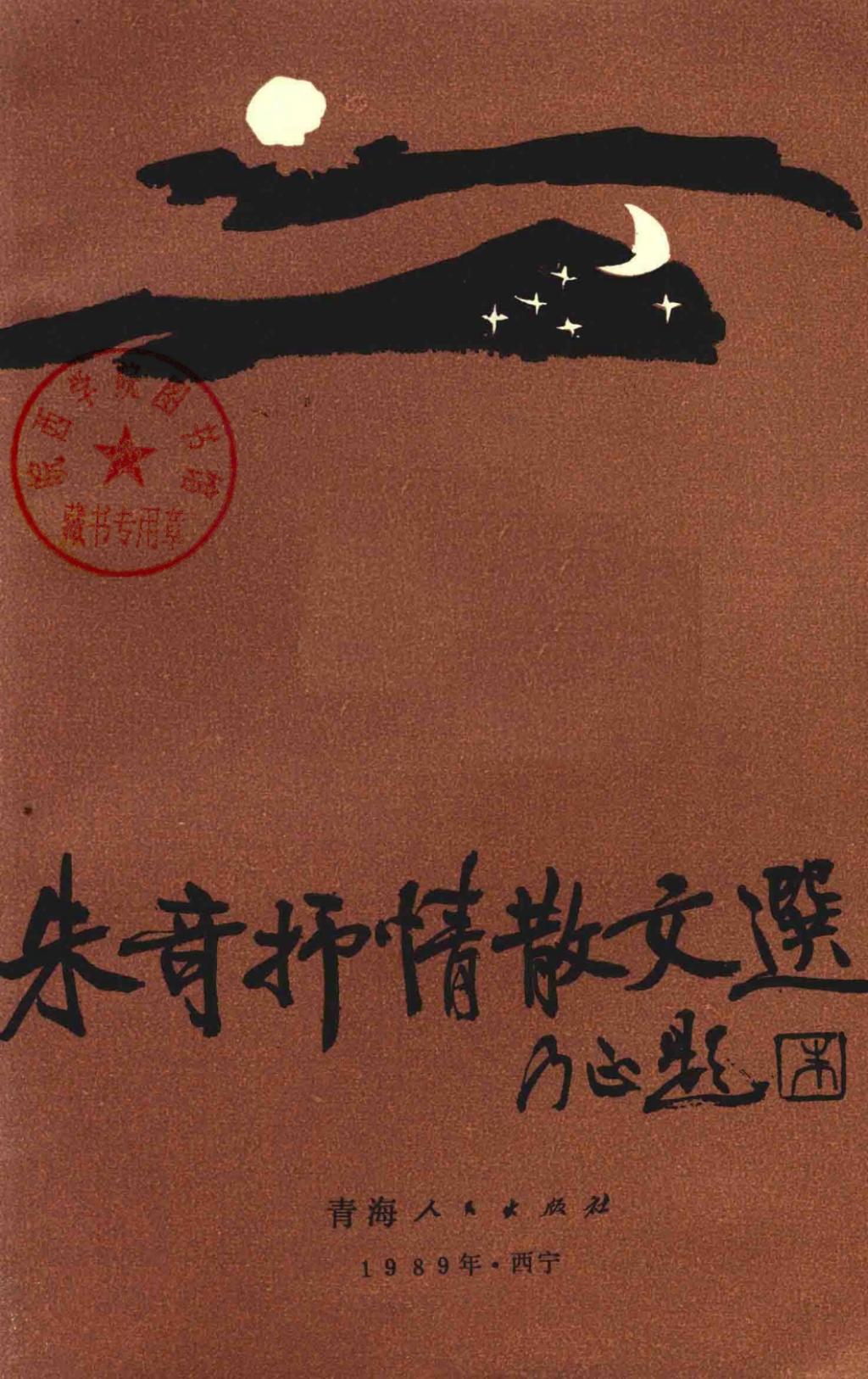


寒溪散文集
情抑抒奇之

内心點





朱奇抒情散文選

内心世界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西宁

朱奇抒情散文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城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375 插页：3 字数：188,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160

ISBN 7-225-00287-2/I·35

定价：2.85元

目 次

朱奇散文的魅力

——《朱奇抒情散文选》读后

李若冰

第一辑 雪山流韵

昆仑山上的母亲	(9)
祁连雪山行	(13)
碧蓝碧蓝的宝镜 ——青藏公路手记	(18)
雪山温泉	(24)
昆仑泉赋	(35)
昆仑日出	(38)
在跑马溜溜的山上	(42)
昆仑猎影 ——青藏公路手记	(46)

第二辑 戈壁日出与沙漠落霞

锡铁山抒怀	(53)
梦之城	(59)
小镇春色 ——青藏公路手记	(63)

察尔汗，珍珠的海	(69)
柯柯盐湖散记	(76)
帐篷城之恋	(83)
尕斯库勒湖礼赞	(90)
戈壁花园	(93)
伊克柴达木湖忆旧	(98)
沙漠与土屋	
——献给最初走进盆地的人们	(104)
戈壁·公墓·花环	(112)
第三辑 草原之春之秋之歌	
藏北一夜	(117)
草原上的一颗明珠	(124)
草原孩子的童年	(130)
鹿场之夜	(134)
采蘑菇小记	(138)
鹰之歌	(141)
“热巴”和他的小白狗	(145)
放牧员多吉的故事	(150)
河源一家	(158)
春天，在草原上	(165)
夜的怀念	(169)
第四辑 山外青山天外天	
在班玛原始森林里	(174)
啊，森林	(184)
林芝之秋	(195)

山外青山天外天

——青海北山林区散记 (199)

第五辑 江河源之恋

海鸥飞到了沱沱河源

——青藏公路手记 (209)

静静的楚玛尔河 (215)

壮哉，通天河 (219)

多可河夜行记 (226)

尼洋河之波

——川藏公路纪行 (232)

在大渡河上游 (238)

第六辑 人生际遇

怀念俞林 (250)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256)

后 记 (261)

朱奇散文的魅力

——《朱奇抒情散文选》读后

李若冰

1

好一杯浓酽酽香喷喷的奶茶！

好一杯热辣辣富有野味的奶酒！

我都快要被灌醉了，十有八九的醉了。

朱奇洋洋洒洒的四十多篇散文，紧紧揪住了我的心，把我带进一个奇异的似梦似幻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又很陌生，似曾熟悉又不曾照面，是如此广阔无垠，如此变幻莫测，是如此原始蛮荒，如此丰盈多姿，怎能不叫人迷醉！

哦，青海高原，我梦中苦恋的地方！

——这是我读朱奇散文的第一感觉。

2

说的是我的感觉，毋宁说是朱奇的感觉。

朱奇的艺术感觉很灵敏，它的触角伸得很长很长，使你可望而不可及。他的诗人眼睛的锋芒，奇幻而又敏锐，独特而又

机智，你看见了的他捕捉到了，你还没有看见的却在他的笔下熠熠闪光呢。

大地上究竟隆起了多少山岳？那矗立于世界屋脊上面的昆仑山，蕴藏着许多稀世的奇珍瑰宝，也造就了许多性格独特、心灵美好的高原人。朱奇看见了那些女科学家们，她们从姑娘到做妈妈，和冻土层与冰川带搏斗了几十年，“一把炒面一把雪”的送走妙龄青春，奉献了一个女人所能付出的一切。难道看到这样的女性你能无动于衷吗？朱奇为她们唱了一支赞歌（《昆仑山上的母亲》）。也许有人说现在不是唱赞歌的时代了，但是当你站在这些为人类做出宝贵贡献而已两鬓霜白的女科学家面前而不由衷赞美么！

作家应该有起码的艺术良知。朱奇信奉自己的眼睛，相信亲自感受到了的东西，所以他唱出了自己该唱的歌。

昆仑山无比崇高美丽，是奇珍的野生动物世界。那大都会公园里的黄羊、野牛、野马、香獐、雪豹……差不多都来自这里。但是，这里也曾发生过“目不忍睹”的大捕杀，诗人目击过“横尸遍野”的惨状，他想狩猎的快感一点也没有了（《昆仑猎影》）。他对人类的罪孽发出了痛苦的呼喊，是愤慨，是控诉，而他却又是那么温婉，那么平和地诉说了这一切。

这里，不也能深一层体味到作家的良知么！

这里，不也能深一层触感到诗人的呼唤么！

3

“……海鸥，是怎么用它的一对柔软的翅膀，一扇一扇地，从波涛万顷的海洋，穿风云，过关山，飞到了这地球之巅的昆

仑山和唐古拉山之间的沱沱河呢？”（《海鸥飞到了沱沱河源》）。

问得好！朱奇出生在风光秀丽的湘江畔，他又是怎么飞到地球之巅的沱沱河源来了呢？诗人以绵密的抒情之笔，描写了海鸥那番神奇的飞行，和那种惊心动魄的韧性力量。啊，海鸥，勇敢的精灵！啊，人哪，奇妙的“苦恋”！人，不也想得到这种勇气和这种韧性么。这是海鸥之歌，也是人和飞禽的韧力之歌。

诗人又以他抒情悲壮的笔调，写了在海拔四千公尺的通天河上的水文工作者，那路途遥远的直门达，那极端缺氧的苦斗，那有关鱼鲜的情话，那通天洪峰的气势（《壮哉，通天河》）。被洪峰冲走而找不到尸体的牟忠平，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的遗物埋葬在他献身的通天河畔。通天河啊，你可曾记得这个年少的人儿？作者行文如泣如诉，读来不觉怆然泪下。这是一首为普通人的命运写下的悲壮的挽歌！

长江源流派生了多少条喷薄的大河，却因诗人此时此地的感觉不同，于是出现了易怒的河，放纵的河，犹如脱缰之马的河。唯有静静的楚玛尔河，唤起诗人那么多的情思，那么多的感叹。温柔的楚玛尔河，白唇鹿在你身边流连，花草为你而生，飞禽为你而鸣，自然界因有了你的保护，才那么完美、和谐、久远！“楚玛尔河啊，你是慷慨无私的，你总是流尽自己，滋养他人；你与世无争，永远沿着自己划定的轨迹，一路朝前！……”

朱奇在这里完全把楚玛尔河人格化了。他把自己的脉脉情愫和静静的楚玛尔河糅合在一起，人和河神交，情和景融合，是这样恰到好处，这样富有哲理。多么清新、和谐、柔情的文

朱奇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坦诚。

坦诚地面对人生，坦诚地面对艺术，也许这就是他不懈追求的人格力量，这自然也在他的散文风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你没有这种感觉么？朱奇散文不会掺假，一味地真诚；没有造作，一味地真情。唯有真诚，唯有真情，才是散文作家所向往达到的最佳境界。

当你翻开《藏北一夜》，你怎能不为“康巴”人那对少男少女的恋情所动心呢？巴洛和格桑拉姆是一对恋人，也是一对奴隶，头人不但想占有她，而且戕害了他的阿爸，还要他入“尼尔瓦”——地狱。最后他俩逃走了，而阿妈却被拉到经堂门前的油锅里炸了。“别说啦，格桑拉姆！”巴洛猛地一拳砸在地面上，大声制止他的妻子。这猛地一拳砸得多么有声有色，挣脱枷锁的恋情又何等销魂动魄！并没有巧施粉黛，这一切都是朴朴素素地写下来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到了《藏北一夜》里那扣人心弦的旋律，那全在不言中的内涵。多有魅力呵！

朱奇温情而又真挚的笔锋，又把我们领上了黄河源头。那娴静而又壮丽的鄂陵湖、扎陵湖，恰象大地母亲两只丰腴的乳房，哺育着源头那些粗犷、豪放而又可爱的人们。吊着又粗又大的金黄色耳环的桑德老人，乐观、风趣、狂野、善良，你看他怎么在皮袄里疼爱着那只长毛小白狗，你看他带着假兽面具跳三步舞的狂劲哟（《热巴和他的小白狗》）！

最早在黄河源头落脚的曼巴（医生）土德、尕莫夫妻，以慈悲善良的心肠，收养着一个从路上捡来的孩子桑措。桑措那用“塔拉水”洗出的乌油油的细辫多诱人呵（《河源一家》）！可怜的马洛失去了双亲，但是在太阳般的多吉爷爷背上的接羔袋里成长着，爷爷还特意打了只红狐，给孙子做了顶柔软的皮帽，欢度了一生中最圣洁的洗礼（《草原孩子的童年》）……

朱奇笔下桑德老人依恋的小白狗，土德一家人互亲互爱的情景，多吉爷爷给小马洛隆重的洗礼，都是在一种真切、朴素、和谐和温情的氛围中诉说的，洋溢着一种凝重的人情味、温柔感，而体现在普通的藏族同胞身上的这种浓烈情感，表达情爱的独特方式是多么感人！

朱奇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执著追求的正是这种真实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真实、朴素无华，这就是朱奇散文潜在的富有魅力的地方。

5

“我是这样地喜爱你啊，原始森林！”

朱奇在《啊，森林》里这么感叹道。

谁不向往天然的迷人的原始森林？大凡人类无不喜爱，尤其是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朱奇得天独厚，身处青藏高原，有着太多的机缘，一会儿钻进了昂欠原始森林里，一会儿在班玛原始森林里漫步，一会儿在森林小镇上的门巴人家里作客（《林芝之秋》），美滋滋地喝着青稞酒，香甜甜地吃着奶酪、酸奶、炸果、油馍和野鹿肉……

听着萧萧如潮的松涛，望着饱含露珠的花树，脚踩着神秘

松软的林地，在如幻如梦的云锦里，你好不快乐惬意！晚上，你躺在大树的洞穴里，倾听老猎手扎西的牛角琴声，哼着悠远的森林的情歌：

姑娘端来了奶子，即使奶子是

酸的，你也会喝上几口；

走进了漂亮的林子，即使嗓子

是哑的，你也会唱出歌来！

朱奇歌唱森林，迷恋森林。他在原始林带中钻进钻出，他和老少猎手交上了朋友，寻找着原始古朴的音韵，捕捉着新鲜活泼的诗意图。原始林区变化莫测，就象是神秘的艺术迷宫，寻觅跋涉，探求无穷，山绿水碧，天外有天。朱奇就是这样不断地探求，从不停止自己的脚步。生活陶冶着他，大自然赋予他太多的灵气。你不看，他又在攀登青海高原上那插天的雪峰，在寻找着妙不可言的北山“天池”的乐趣。（我仿佛已身临其境，看到了那北山天池的奇景），真是“山外青山天外天”哪！

探求天然之色，自然之色，这就是朱奇散文创作中出奇的地方。他把爱推向森林，推向永恒的自然，探求天然的美色，使他自己为之诱惑，也使读者感受到一种吸引，一种魅力。

只有不停地探求，才能发现山外青山天外天呢。

6

朱奇是一个跋涉者。

在生活的路上跋涉，在艺术的路上跋涉。仿佛在他面前有着无数条羊肠小道，无数座大山雪峰，但是他都毫不畏惧地爬

过来了，风尘仆仆地向我们走过了。

在文学的旅途中，他可曾停歇过么！

在我的感觉里，他总是风尘仆仆的模样，还有他那善良、亲切的微笑。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微笑，走向戈壁沙漠，走向柴达木盆地，在色彩斑斓的高山上向那些银光闪烁的岩石顶礼膜拜（《锡铁山抒怀》），在戈壁城柽柳林里去嗅那香气袭人的花束（《梦之城》），在尕斯库勒湖去听那细柔的风的声响（《尕斯库勒湖礼赞》），在世界驰名的察尔汗盐湖去观赏那珍珠的波涛（《察尔汗，珍珠的海》）。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微笑，爬行在高达五千公尺的祁连雪峰，去赞美那黄鹂对对的倩影，去追寻那雪线上的歌手——雪鸡逗人的歌声（《祁连雪山行》）。你可曾观赏过那喷薄而起的《昆仑日出》么，你向往过那《雪山温泉》么，你听到过《鹿场之夜》那雄鹿渴求雌鹿的声嘶力竭的鸣叫么！爬行在跑马溜溜的山上，去体味那永恒的自然，那鲜活的生命，那悠悠无尽的自由的元素，真格是自在酣畅呵！

朱奇的足迹遍及青海高原的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高山大湖，雪原戈壁，沙漠森林……

朱奇在青海高原生活了三十六年，跋涉了三十六年。

他说了句掏心的话：“魂系大西北，梦归江河源！”

他非常热爱生活，对青海高原则始终怀着眷恋之情。他对高原的厚爱，很好地表现在他的诗和散文里（他与人合作出版过诗集《春华初集》，出版过散文集《草原秋色》、《雪山温泉》、《到黄河源头去》、《高原，我梦中的地方》等）。高原对他的厚爱呢？赠予他黝黑闪亮的面色，一副钢梆硬正的体魄和那对晶莹含笑的诗人的眼睛。他已经不象湘江水乡出生

的汉子，完全高原化了。

我很钦佩他对生活所持的这种执著追求的态度，和对文学所持的那种无限钟爱的精神！

毋庸讳言，我对大西北也同样抱着眷恋之情，也对中国西部的这位诗人与散文家怀着某种偏爱，他的诗文容易引起我的共鸣。不过，我觉得，读了《朱奇抒情散文选》之后，我只稍微说了些该说的话罢了。

哦，我的朋友，就谈这些吧。

1988年8月4日长安雍村

第一辑 · 雪山流韵

昆仑山上的母亲

大地上究竟隆起多少山岳？这个数字是当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也无法计算出来的。那些低矮的山丘，高耸的山峰；那些黄土山、石头山、葱郁的山……它们一山比一山美，一山比一山高，给人以秀媚，也给人以气魄！然而真正让人感受到山的壮丽，莫过于你来到昆仑山上了。

青藏高原乃世界屋脊，而高高矗立于屋脊之上的昆仑山，由于挺拔突兀，使人仰而视之。但是，你可曾想到，在昆仑山上，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女科技工作者。

她们是无畏而勇敢的。她们舍弃了繁华的城市，毅然攀登昆仑，和冰川、雪山作伴已有了十多个甚至二十个春秋了。当她们告别母亲，奔赴昆仑山的时候，还是黑发扎着蝴蝶结，红颜里衬着童稚。那时的她们，是那般的纯真，那般的无虑，满心储蓄着欢笑和幻想……当然，她们也有过伤感落泪的瞬间，那是她们最初来到昆仑山上的时候。在漫长的几个月过去之后，一辆邮车为她们捎来了珍贵的家书。啊，那是怎样欢欣的时刻！简直象节日时让她们心荡神驰！她们高举着家书，旋

风般地跑回各人的帐篷。帐篷立刻沉寂了。蓦地，不知从那一个帐篷里，传出轻轻的啜泣声。就象感染一般，哭泣声渐渐蔓延开来……

没有必要去解释女孩子们的伤情。要知道当时生活和工作在昆仑山里的这些女科技工作者，最大的也不过二十挂零。她们都是刚走出学校的大门，第一次离家的。长年生活在温暖的母爱中，使得这些羽翼未丰的姑娘们，产生了些许的脆弱。

许多个春秋过去了。不知是年岁不饶人呢，还是昆仑风雪和高山缺氧的缘故，她们一个个见老了。严峻的岁月，严峻的生活，培养了她们严峻的性格。

从一九六二年起，围绕着昆仑山区的青藏公路段，进行了几项关于冰川冻土的科学实验。大批科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不仅要忍受由于高山病引起的剧烈的痛苦，而且要流血，甚至要付出生命。从四千四百米的昆仑山口，一直到五千一百米的唐古拉山口，这中间，无论是柯柯西里盆地上的西大滩，或者是杳无人烟的风火山区，都建起了白帐篷组成的科学城，都有大批科学工作者在进行科学实验。而在这一批高山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中，不少是来自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等几十个单位的女科技工作者。她们和男科学工作者们一样具有惊人的毅力和吃苦精神。

为了探索青藏高原冻土层的厚度，她们和工人们同去野外打钻，往往一去便是十天半月，背靠石崖面对星光地睡在荒野上，过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生活。为了搞冻土融化压缩实验，她们和男同志一起挖坑。那洪亮的咳哟咳哟声中，也有她们那变形的、粗哑的呼喊。为了调查青藏高原冰川的面积和分布状况，她们履冰涉水，豪情满怀地放歌在冰山雪岭之间。有好

几次，她们中有人从冰川的剖面上跌落下去，险乎送了生命！……

昆仑山上的母亲啊，她们再也挤不出时间，在向晚的黄昏，几个女友手挽手儿走到青藏公路上，象走在长安大街上一样压压马路。那种舒心的诗情的生活，于她们已是很遥远的了。

他们的丈夫，每次在来信中，总会写出这样一些充满怜爱，又带着揶揄的言语来：

“我和孩子们晓得你忙；但你会忙到连一片字也顾不上写么？这样下去，真担心你会把老命送在昆仑山上！……”

“看来，干你们这一行的人，是不应该结婚生孩子的……”

丈夫们的怨言也是无可指摘的。对于这些长年生活在野外，尤其是从事冰川、冻土研究的母亲们，她们的丈夫们，都得学会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的本领，而且还要忍受长期分离的痛苦。他们和母亲们一样有着温柔善良的心！不然他们怎会挑起教养孩子、侍候老人的重担呢？

母亲们毕竟是母亲，她们并非有着一颗铁铸的心。她们也不忍心把全部家庭的重担，压在丈夫们的肩上，他们也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追求。因此，在每年的十二月撤队回家，到来年四月上山的这段时间里，她们便紧张地开始完成一年中的“规划”——上山前，要把全家人的衣服，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缝补好。因为一上山便是一年呀！唉，做一个母亲，该有多少事要操心呢？这个孩子有先天性疾病，那个孩子正上小学二年级；还有，大闺女已经到了出嫁的时候了……所有这些千丝万缕的事情，都是和母亲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